工作述評

大力进行鋁土矿的普查和勘探

1958年由于全民找矿的羣众运动，地質工作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大丰收。新发現的各种矿产地在16万处以上，其中鋁矿也有許多重要的新发現。如貴州、云南、广西、湖南、陝西等省均发現了一些規模巨大而質量优良的鋁土矿床，并正在积极进行勘探。这些矿区的发現无疑对保証1959年各个大型鋁氧厂的提前建設提供了必須的資源条件。

随着1959年鋼鉄工业繼續飞跃的发展，为机械制造工业和电力工业所需要的鋼鋁工业必然要有相应的高速度跃进。目前煉鋁工业中一些大型鋁氧厂的建設，虽然有了初步拟定的原料基地，但是这些基地有的尚待加速进行評价和勘探，以便能够根据矿产質量和产狀条件最后确定矿山設計方案和迅速投入建設。另外，除了一些大型企业所需要的資源外，如何滿足遍布全国的中小型鋁厂对資源的需要，同样是摆在我們地質工作面前的严重而緊迫的任务。由于在1958年我們对鋁土矿的評价和勘探主要是集中在一些比較大的矿区进行的，其他各地所发現的一些新的矿点大部分还沒进行評价；就是在已評价的一部分矿点中，还有相当的矿点評价質量尚不合要求，因而促成鋁土矿的过分集中，分布不够合理的局面。因此，在1959年內除了应当加速大型鋁土矿的勘探外，还必需为各地中小型鋁厂积极的找到和提供資源基地。

我們有沒有条件和力量在一个短的时間內完成上述的任务呢？我們的答复是肯定的。

首先从資源条件来說，我国矿产資源的丰富，不仅由鉄、銅、鎢、錫、鉬、汞以及其他稀有金屬儲量的高速度增長得到了証实，而且在鋁矿方面經过最近一兩年来的工作同样也証明大有蘊藏。过去一向被認为是主要含鋁土矿的石炭紀、二叠紀地层，从东海之濱到西北高原，到处都有分布。过去几年內我們仅在辽宁、山东、河南、河北几个少数省分的上述地层中找到了一些鋁土矿床，而經过最近一兩年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普查，先后发現了許多規模更大的鋁土矿新区。例如貴州的貴阳、修文、清鎮、織金、息烽，湖南的保靖、泸溪、怀化、靖县等湘西沅江流域，河南的20余个县，陝西的渭北、府谷等地均有大量的鋁土矿发現。有的已經过初步評价进入詳細勘探。由于許多新的矿区的出現，人們的思想也正在逐步从过去旧的經驗主义的圈子里解放出来。例如在石炭紀地层中，过去只認为在中、上石炭紀的所謂G层，才会有品質优良、規模亦大的鋁土矿，可是今天的事实証明就是在下石炭紀，甚至其他象侏罗紀、泥盆紀的地层也同样可以找到有工业价值的鋁土矿床。我們相信随着今后工作的发展，矿床类型一定会愈来愈丰富，人們的思想也將随之愈来愈开放，而思想的开放也就愈是容易发現更新更多的类型的矿床。对于这个問題，当然有人会怀疑为什么有些有同样地层的地区还沒有听說发現鋁土矿呢？当然，如果武断的認为凡是有这一地层就必然要有鋁土矿，或者有了含高鋁的矿物就都能够达到鋁矿的質量标准，那显然是錯誤的。但是如果由于工作不够，而輕率的認为在某一地区就不会找到鋁土矿那同样也是錯誤的。事实上由于有些勘探队过去对于发現和找寻鋁土矿注意不够，而羣众对于鋁土矿还缺乏找矿的經驗，所以今天所发現的鋁土矿还沒有达到象发現的鉄矿点那样遍地开花的程度。今后随着需要的增加和大家对鋁土矿認識的提高，可以預料將会有为数众多的鋁矿矿床从長期沉眠的地下醒来，为国家工业建設服务。

为了滿足大办銅鋁工业对地質資源的需要，我們認为各省地質部門和勘探队应适当的集中一部分力量进行鋁土矿的普查和勘探。这就是說，我們应根据生产建設所急需的矿种来規划和安排地質工作，不能見到什么就干什么，以免把有限的專业地質力量过多的分散在一些不急需的矿种上。但是要完全滿足鋁土矿地区分布上的要求，仅仅依靠專业的勘探队去普查找矿是不够的，还必須看到广大羣众的力量。对于找鋁矿的任务来說，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土洋結合，兩条腿走路的方針同样是适用的。在这一方面虽然羣众的經驗比較找鉄矿、銅矿等易于辨認的矿物是差一些，例如从顏色上来說鋁土矿紅、白、黃、黑、綠应有尽有，从質量上来說由于鋁矽比的限制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更是为目測所不能及。尽管如此，問題并不是不可以解决的，因为在今年大办鋼鉄的运动中，由于对耐火材料的需要，羣众对含鋁的粘土矿应当說一般还是熟习的。例如河南当地羣众通常把一些鋁土矿或高鋁粘土等称之为紅干土、綠干土，而这些所謂紅干土、綠干土实际上就可能是合格的鋁土矿或者耐火粘土。在这个基础上只要我們稍加指导和启示，在技术上帮助加以鑑定，羣众就完全可以承担找鋁土矿的任务。总之要想使鋁土矿遍地开花，必須发动羣众、彻底走羣众路綫。

为了适应我国高速度发展工业的特点，我們必須以最快的速度对已发現的鋁土矿点进行評价和勘探。对于一个大型矿区的勘探，过去我們往往要花費几年的时間才能完成，当然这种情况在过去是允許的。但是按照今天的建設速度，已經不可能象过去一样給我們留下一个專門的地質工作阶段，而是不等地質勘探完成，甚至有的在进入詳細勘探的初期矿山的建設就已上馬。面对这种形势，我們还是促进工业建設的速度呢？还是延緩工业建設速度呢？当然，从总的方面来說，作为一个地質工作者誰都愿意为工业的高速度发展創造条件，而不愿意起一种"拉腿"的作用，可是在对待具体問題的态度上往往就有些不同了。有些同志由于对这种新的形势所提出来的新的要求的意义認識不足，习慣了从旧有的技术角度来考虑問題，因而在实际工作中过分的强調既定程序的不可超越；强調既定規格的不可变易；强調所謂"經驗网度"的不可改变等。总之在他們看来，过去的一切都是为事实和經驗証明是最稳妥、最可靠、甚至是最經济的了。在类似的地質条件下再沒有什么可以机动的余地了。既然沒有什么改变的余地，那么只好一切照旧；既然一切照旧那还談到什么高速度的評价和勘探呢？在这里我們仅就本刊本期所登載的"貴州修文式鋁土矿普查勘探方法及經驗教訓"一文中所述事实，来証明持有这种态度的人是如何的落后于形势。貴州省勘探鋁土矿的修文勘探队，由于打破了过去教条主义的束縛，解放了思想，在勘探网度的确定方面，經过了实际驗証的結果，某矿区由原来的B級100×100公尺，C_1級200×200公尺的网度，改为今天的B級200×200公尺，C_1級400×400公尺，而沒有超过一定的誤差范圍。刻槽規格經过試驗，对于含高嶺石的土狀矿采用了7×3公分，而对无高嶺石、質地均匀的部分采用了5×2公分的規格，同样也掌握了样品的代表性。既然如此，那么我們为什么非一律采用过去的10×5公分的規格呢？由此看来，就是在类似的地質情况下，也絕不能認为过去所采用的一切方法都是最适用的。相反的有些方法和規格却往往是稳妥有余而大不經济的。因此我們希望在今天大跃进的新形势下，抱有因循守旧和保守思想的同志，应努力从政治上提高自己，根据工业建設高速发展的需要和地質工作中的实际和可能，改变一些过去工作的不合时宜的"教条"和所謂"經驗"。

当然，我們在提倡技术革新和反对保守思想的同时，还必須强調为生产負責的思想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加快勘探速度、提倡技术革新与簡單草率、輕浮虛夸之間毫无共同之处。有些同志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对地質工作反对教条保守和技术革新的意义理解上有偏差，因而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作法。例如把在地表上零星分布的矿体露头，沒經过工程的証实就硬把它們推想为在深部連在一起来估算儲量；把从最富的矿体部分揀块化驗的样品上报为正个矿区的平均品位，并且誤認为只有这样才能叫作敢想、敢說的"共产主义风格"。实际上这是对共产主义思想的严重歪曲。这样作法对于建設事业是有害的。如果按照他們从主观愿望出发而大大虛夸了的情况来考虑建設方案，其严重后果将是不堪設想的。今天冶金工业对地質工作的要求是既要加快勘探速度，又要保証建設对地質儲量合理的精度要求。而为了滿足这种速度和質量的要求，必須在地質工作的各个工作領域中全面貫彻技术革新，而技术革新的含义絕不能簡單的理解为仅仅是少作工作，应当是通过改革技术方法，用更少的工作量去获得同样的或更大的地質效果。

新的一年到来了，正如中共中央六中全会的决議中所說，1959年是我們苦战三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我們預祝同志們在新的一年里，在找寻和勘探鋁土矿和其他各种矿种方面，获得更加輝煌的成就。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